

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

經名：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。金王志謹撰。門人論志煥編次。一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太玄部。

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序

夫瞽者無以預乎青黃之色，聾者無以預乎管籥之音。豈惟形骸有如此哉，而心智亦有之。若夫本分天真，人皆具足，奈以積塵所昧，正眼不明，逐色隨聲，尋蹤覓跡。沉淪惡道，浩劫千生，摸竹管為陽光，擊銅盤為日景。不逢宗匠，皂白奚分，嘮句執文，轉增迷惑。是以棲雲老師不得已應病施藥，剔耳挑聾，摩睛刮翳，冀得人人澈視，各各開聰，見見聞聞，灑灑落落，咸歸正道，不逐亡羊也。門下劉公先生從師有年，密記老師之警飲，哀以成集，約百餘則。誠為初機學道者之指南也。命工鰻梓，以廣其傳。孤峰道人亦得預其徒末行者，見而喜之，乃齋沐而敬為之題辭。時丁未正月元日，門人論志煥謹序。

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

門人論志煥編次

時師在盤山，普說云：大凡初機學道之人，若便向言不得處理會，無著落，沒依倚，必生疑惑。為心上沒工夫，便信不及，信不及必不能行，行不得則胡學亂學，久而退怠。今且說與汝等，眼前見得底，耳裏聽得底，信得及處行去，從粗入妙亦不誤汝。雖是聲色，便是道之用也。如何是信得及處？汝豈不見許大虛空，及天地日月、山水風雲，此不是眼前分明見得底，便是修行底榜樣，便是入道底門戶也。且如雲之出山，無心往來，飄飄自在，境上物上挂他不住。道人心亦當如此。又如風之鼓動，吹噓萬物，忽往忽來，略無凝滯，不留影跡，草木叢林礙他不住，劃然過去。道人心亦當如此。又如大山，巍巍峨峨，穩穩當當，不搖不動，一切物來觸他不得。道人心亦當如此。又如水之為物，性柔就下，利益草品，不與物競，隨方就圓，本性澄湛，至於積成江海，容納百川，不分彼此，魚鱉蝦蟹盡數包容。道人心亦當如此。又如日月，容光必照，公而無私，明白四達，晝夜不寐，晃朗無邊。道人心亦當如此。又如天之在上，其體常清，清而能容，無所不覆，於彼萬有，利而不害。道人心亦當如此。又如大地之寧，寂然不動，負荷萬物，無黨無偏。道人心亦當如此。又如虛空廣大，無有邊際，無所不容，無所不包，有識無情，天蓋地載，包而不辨，非動非靜，不有不無，不即萬事，不離萬事，有天之清，有地之靜，有日月之明，有萬物之變化，虛空一如也。道人心亦當如此。道同天地，其用若此。體在其中，工夫到日，自然會得，動用合道，自有主者。若更覓言思路絕處，則失之矣。既入玄門，各宜勉之。

或問曰：初心學人，修煉心地，如何入門？答云：把從來恩愛眷戀，圖謀

較計，前思后算，坑人陷人底心，一刀兩段去。又把所著底酒色財氣，是非人我，攀緣愛念，私心邪心，利心欲心，一一罷盡。外無所累，則身輕快，內無所染，則心輕快，久久純熟，自無妄念。更時時刻刻護持照顧，慎言語，節飲食，省睡眠，表裏相助，塵垢淨盡，一物不留。他時自然顯露自己本命元神，受用自在，便是箇無上道人也。

或問曰：修行之人如何得清靜？答云：心不逐物，謂之安心。心不愛物，謂之虛心。心安而虛，便是清靜。清靜便是道也。

或問曰：修行人多說除情去欲，此已上更有理麼？答云：除了情，到無情，除了欲，得無欲，無情無欲底，則汝道這箇是甚麼。

或問曰：修行人投投要不昧，如何得不昧？答云：初心未煉，出入不知，不會收縱，遇境遇物，一向著將去，顛頂模糊，只待困了方休，不明自己，便是昧了也。便與托生底一般，不知不覺透在別箇殼子內，只待報盡方回，此為昧了故也。若專用知專用覺，又被知覺昧了。修行人若於二六時中，點檢自己，不被一切點污，境上物上輕快過去，便是不昧也。

或問曰：性命之事如何護持？答云：若在萬塵境界內來去袞纏，雖相應和，要自作得主。不一向逐他去，事不礙心，心不礙事。如護眼睛，但有纖塵，合眼不受。如此保護，久久見功。但心有受，即被他物引將去也，便作主不得。

或問曰：某念念相續，掃除不盡，如何即是？答云：朝日掃心地，掃著越不靜，欲要心地靜，撇下曹篇柄。其人拜謝。

或問曰：自來修行之人，必先立志，如何立志。答云：每在動處靜處，一切境界裏，行住坐臥念念在道，逢魔不變，遇害不遷，安穩處亦如此，巖嶮處亦如此。拚此一身，更無回顧。精進直前，生死不懼，便是箇有志底人。故經云：強行者有志。

師到南宮，於長真觀夜坐，對衆普說：初心出家，未能獨立，須仗叢林。或結道伴，遞相扶持，不至偏頗。然有三等，有雲朋霞友，有良朋知友，有狂朋怪友。凡有志節，鍊心地，究罪福，絕塵情，逍遙方外，同志相求，遂與為友。此等謂之雲朋霞友也。以其心與雲霞相似，塵事礙他不住故也。又有習學經教，琴書吟詠，高談闊論，褒貶是非，此等謂之良朋知友。以其雖不鍊心，亦不能作惡故也。又有一等，不治心地，不看經典，不顧罪福，出語乖訛，作事狂蕩，觸著一毛便起爭鬥，誇強逞俊，恃力持勝，欺壓良善，相率成黨，此等之人謂之狂朋怪友。此三等人身謝之後，各有安置去處，隨其功業各得受報。其雲朋霞友，升入無形，遊宴玉京，或為神仙，或為天官。其良朋知友，塵心未盡，不出人倫，往復受報。其狂朋怪友，受了十方供養，全無功德填

還口債，或墮鄧都，或墮傍生，輪迴苦趣。若到如斯，悔之何及。聰明達人，細細思之，各尋長便。

或問曰：學人如何是覺性？答云：指東畫西，這般虛頭且休，不如下些實工夫去。謂如心上有底情欲煩惱、人我無明等，喻似面前有一眼大琉璃滑井，若絲毫不照顧，便墮在裏許，萬劫不得出。若先見人識破，方欲下腳，急須退步。只這箇急退步，照顧底，便是汝覺性也。若分明墮在人我裏，猶自指空畫空，說向上事如何，干甚覺性事。

或問曰：如何是定性？師乃移位近前，正身默坐良久。云：汝問甚麼定性，其人不省，傍有先生，起而稽首謝之。師云：張公喫酒李公醉。其人大笑而已。

或問曰：學人本為生死大事，求之不明，以至狂蕩，其意如何？答云：一念無生，即無死也。不能如此者，蓋心上有情，性上有塵，情塵般弄，生死不停。欲求解脫，隨遇即遣，遣之又遣，以致絲毫不存，本源清淨。不逐聲，不逐色，隨處自在，虛靜瀟灑，天長地久，自明真宰。蓋心正則事事正，心邪則事事邪。內既有主，則人愛底不六識既空，真體常靜，更有何生死可懼。若到如此田地，卻有一向沒收沒拾，藏伏不住，似著邪著祟底一般，向外馳騁，狂狂蕩蕩，便是神氣散亂，作主不得。便認作真懽真樂，卻不知無懽之懽，乃真懽也，無樂之樂，乃真樂也，無知之知，乃真知也。今為識神所般，邪氣入心，一向狂蕩，無藥可療也。學古人行歌立舞，殊不知當時亦是解枯釋縛，別有得處，以此自樂，豈肯縱心頰蹶，以誑惑世人哉。

或問曰：開眼有塵境，合眼有夢境，衆中有逆順境，如何得安穩去？答曰：修行人收心為本，逢著逆境懽喜過去，遇著順境無心過去，一切塵境干己甚事。凡在眾中，雖三歲小童不敢逆著，不敢觸犯著，常時饒者；一切人逆著自己，觸犯自己，常是忍者。忍過饒過，自有功課。一切人皆敬者，一切難處自承當者。久久應過，心地純熟，在處安穩。一切境界裏，平常過去，更無動心處，向諸境萬緣裏，心得安穩，更不沾一塵，淨灑灑地，晝夜不昧，便合聖賢心也。

或問曰：識得一，萬事畢。又有云：抱元守一，則一。者是甚麼？師云：乃混成之性，無分別之時也。既知有此，即墮於數，則不能一矣。一便生二，二便生三，三生萬，如何守得？不若和一也無。故祖師云：抱元守一是功夫，地久天長一也無。這箇一也無處，卻明出自己本分來，卻不無也。故經云：知空不空，知色不色，名為照了。

或問曰：出家人有學古人公案者，有學經書者，有云古教中照心是否？師云：修行人本鍊自心，從凡入聖。出家以來，卻不肯以心為事，只向他古人言

句裏搜尋，紙上文字裏作活計，尋行數墨，葛藤自纏，費盡工夫，濟甚麼事。及至閻老來喚，一句也使不著，一字也使不得。卻不如百事不知，懵懂過日的，卻有些似。把如今著恁尋趁工夫，向自己本分事上尋趁，則不到得虛度時光。

問：如何是自己本分事？只這主張形骸底一點靈明，從道裏察受得來，自古及今，清淨常然，更嫌少甚？自徵理得明白，便是超凡入聖底憑據。若信得及，便截日下功理會去。自家亦有如此公案，更數他別人珍寶作甚麼？快便自受用去，管取今已後，不被他人瞞也。

師因有作務，普說云：昔東堂下有張仙者，為木匠，不曾逆人，謙卑柔順，未嘗怒形於色。衆皆許可而常讚歎，遂聞於真人。真人曰：未也，試過則可。喻如黃金，未曾鍊過，不見真偽。一日令造坐榻，其人應聲而作。工未畢，又令作門窗，亦姑隨之，已有慢意。工未及半，又令作匣子數箇，其人便不肯。遂於真人前辯證，欲了卻一事，更作一事。真人乃云：前因衆人許汝，能應人不逆，未曾動心，今日卻試脫也。修行之人，至如鍊心應事，內先有主，自在安和，外應於事，百發百中，何者為先，何者為後？從緊處應，粉骨碎身，惟心莫動。至如先作這一件又如何，先作那一件又如何？俱是假物，有甚定體。心要死，機要活，只據目前緊處應將去，平平穩穩，不動不昧，此所謂常應常靜也。

或問曰：有人云業通三世，果有否？答云：豈不聞古人有言：了即業障本來空，未了應須還宿債。昔有人背生惡瘡，痛不可忍，膿血交流，尋於無人處自縊而死。似此等人，自己性分又不了，又不肯承受宿世膿血債負，雖自致死，再出頭來亦要償他。何以知此為宿業耶？前代章宗朝，有一駙馬，除彰德府大尹，其性酷虐，但心不喜，無故捶撻奴僕。一日坐尻上或生癢痛，搔之則去皮，漸次血肉分裂，如新拷掠者，痛不可加，以致命終。以是知膿血債負，必然有報。豈止此事，乃至大小喜怒毀謗、打罵是非、見面相嫌，皆是前因所結舊冤，現世要還。須當歡喜承受，不敢辯證。承當忍耐，便是還訖，但有爭競，便同抵債不還，積累更深，冤冤重結，永無了期。況復天意好還，乃至人問恩怨相傷，無非冤債。近聞長春真人初住北方時，大將軍北還，知事者偶逢山東世襲千戶，夫人被虜，緣其家世奉道有年，意欲贖令出家，以問真人。真人倪然不可，其事議間已北行去訖。知事因問詢不可之意。真人曰：此人與其主人有三年宿債，今既相對，正合填還。後三年，果得簪裳出家，卻來詣長春宮，參見真人。以從來奉善，卻得此報，門衆方信，拜謝而已。

師因一道人有病，普說云：修行之人，飲食有節，動靜有常，心神安泰，別無妄作，偶然得病，便是天命，豈敢不受。亦是自已運數之行，或因宿緣

有此病魔。先要識破這箇四大，一一是假，病則教他病，死則教他死。心意寧耐，從他變化，心不在病，重病即輕，輕病自愈。自性安和，濁惡氣散，亦是還了病債，亦是衝過一重關節。若不解此，心必不安。但有病患，即心狂亂，聲喚不止，叫疼叫痛，怨天恨地。又怨人不扶持，恨人不求醫，嗔人不合藥，責人不問候，一向專起無明黑暗，業心見底，無有是處。不知自己生死已有定數，假饒偉惶，還免得麼。分外心亂，不自安穩，又不知心是身之主，主人不寧，遍身皆亂。豈不聞古人云：心荒意亂，地獄之門。分外招愆，如此處心，輕病即重，重病即死，為濁亂其性故也。若事事不節，過分成病，是病因自作，自作自受，更怨他誰。心地下功者，必不如此，各請思之。

師因有病者至極不能去得，乃普說云：修行之人，先須識破萬緣虛幻，次要識破此箇形骸一堆塵土，平日事上脫灑，臨行必得自在。昔山東有一庵主，臨終遷化，淹延不得脫離，使人問長春真人。真人云：往日但著於外緣物境上，未曾修鍊，以此纏綿不得解脫。乃寄與語云：身非我有，性本虛空，一念不生，全身放下。庵主聞此語，心若有省，乃囑衆兄弟云：我以外緣所昧，以此心地無功，臨行不抉，今勸汝等各各下功，修煉身心，救此生死大事去。言訖遂終。又有一道人臨死不決，詢問衆人曰：我如何去得。或曰：想師真者。其人想數日，又去不得。或曰：想虛空者。其人又去不得。有一老仙聞而視之，其人舉似前想裏事，今亦去不得。老仙呵曰：來時有箇甚，去後想箇甚，安以待命，時至則行矣。病人聞語，稽首謝之而卒。大抵修行之人，一切外緣，目前權用，自己本真，要實下功。物裏事裏過得脫灑，臨行怎得不脫灑。物上事上滯著染著，臨行怎得脫灑。急當修鍊，生死難防，有日到來，外緣何濟。各請思之。

師有云：修行之人須要立志節，及至有志節，卻多執固。執固則事物上不通變，及至事物上通變得，卻便因循過日也。以此學者如牛毛，達者如麟角。有立志者卻知不得底，有知者卻行不得底，雖行者有久不得底。大抵學道之人，先要歸宗祖，次要有志節，須要識通變，專一勤行，久久不已，無不成就也。

或問曰：如何是真常之道？答云：真常且置一邊，汝向二六時中，理會自己心地，看念慮未生時，是箇甚麼？念慮既生時，看是邪是正。邪念則便泯滅者，正念則當用者。如何是邪念？凡無事時，一切預先思慮，皆是邪妄。如何是正念？目前有事，合接物利生，敬上安衆，種種善心不為己事，皆是正念也。其靜則體安，其動則用正，不縱不拘，無晝無夜，絲毫不昧，常應常靜，平平穩穩，便是真常之道也。

師有云：修行之人為這頑心，自從無始以來，輪迴販骨，如山之積，萬生

萬死，以至今日，方省前非，欲求解脫。是以晝不敢食，夜不敢眠，煉此頑心，要般般與俗顛# 1 倒，方可中用，不煉心見人不睡也。如此做造，心念如毛，及至觸著，便發烟火，至如百年不睡，濟甚麼事。頑心不盡，依舊輪迴。欲要換過此心，不論晝夜，時時刻刻，動裏靜裏，把這一片頑心裂教粉碎去，方可受用，元本真靈與天地相似，然後靜也。是道動也，是道開口也，是道合口也，是道更待別求甚麼，便是箇脫酒裏道人也。

師常有云：修行之人，把自己從來心上染習得偏重裏念慮，著功夫用氣力鍛鍊了，難捨底捨去了，乃至此身限到，要捨便捨。沉在心上底，但是虛妄，一一除盡，便無煩惱障礙也。若身外底一切事一切物，不足留心，跟前來往與蚊虻相似，拂去則快。便自心上難遣底遣去了，那底便是輪迴種子也。昔長春真人在礮溪時，常有虎豹夤夜往來，是夕出入。或生怖懼，清旦欲作藩籬。復自思惟，如此境界，有此怖心，便欲遮護，畢竟生死迴避得麼。卻便休去，兀兀騰騰，任生任死，怖心自無，以致生死境中，巍然不動，種種結縛，一時解脫。此是難行處行也。

師有云：修行人窮究生死大事，須索自己下工夫。不分晝夜，一心澄澈，六根清靜，遇聲色境界，見如不見，聞如不聞，內心不受。他家擾擾，非干己事、如目前風過一般，若關己事，不得已而應之。如此行持，久久自見功也。

師有云：修行之人，但見人用事好處，自己做效去，不可見他人過，卻失了自己，也不得遞相是非。但存是非，自心不正，久進不得。正能掩邪，邪常謗正。凡存我相，常謗人者，此等人不明自己，乃是外道邪宗也。若有正知正見，必於自己心上體究偏邪，搜求過失。若管他非，非正人也。

或問曰：如何是功行？答云：合口為功，開口為行。如何是合口為功？默而得之，無思無慮，緘口忘言，不求人知，韜光晦跡，此是合口為功也。如何是開口為行？施諸方便，教人行持，利益草生，指引正道，是開口為行也。

或問曰：視聽食息，手拈足行心思，此是性否。答云：道性不即此是，不離此是。動靜語默，是性之用，非性之體也。性之體，則非動非靜，非語非默。古人有言：大道要知宗祖，不離動靜語默。若認動靜語默，便是認奴作主，主能使奴，奴豈是主哉。一切抬手動足，言語視聽，千狀萬態，及良久不動，皆是奴僕，非主人也。主人堂上，終不得明示於外，然得其用使者，則自承當作主矣。

或問曰：某下三年死工夫，可以脫得輪迴麼？答云：修行之人，當立庾定志，時時刻刻，精進煉心，不預未來，豈敢內存勝心，便要超脫。昔有道人初出家來，乃大言云：某觀輪迴小可，著些工夫便是免了。有志下功，不測篤疾

纏身，數年不愈，漸消其志。此豈可以勝心為之哉。

或問曰：某於山中獨行獨坐，親見山神報未來事，是真麼？答云：常人之心，依著萬塵，蒙昧不明，初機出家，磨鍊塵心，偶然得靜，乍見靜境，便生別箇景象，神頭鬼面，認是心地，乃自歡喜，歌舞不休。或有自見知未來事者，或空中聞人預報前事，及有應驗者，或有親見過去師真神人，來到目前付囑心地事者。若有心承認，便是著邪，若不除去，養成心病，無法可療。豈不聞古人云：見聞覺知，亦是病患。況是眼見耳聞心思裏，皆屬聲色境界。豈不聞經云：視之不可見，聽之不可聞。言之不可及，思之不可至也。今已聲色上認為真，便是落邪道也。昔有道人靜坐中，或覺口中有酒味，又夢見人送酒，明日果有人送酒來。此是心空神應，不為奇特，認之則著邪也。又有道人，坐中忽然神出外遊，數百步復迴，乃見本形依然端坐，如是數次。亦不為奇特，乃與平常念頭出外一般，只爭些子分明。若認為功，便是著邪也。俚語云：萬般祥瑞不如無，平等安穩卻合道也。

師因衆論智藏開時，辭源湧出，乃云：修行之人，初心離境，如鏡乍明，智藏忽開，舉意成章，不可住著。若心印定，不感而用，變成狂慧，到了無功，只是神用，非道體也。不可馳騁以為仗能，但涵養則有功也。

師因人議住山，乃云：修行之人，物來要識破，境來要應過。應過一番，便同應過一舉。昔有道人住山，草衣木食，誓不下山，以為屏盡塵俗之累。一日忽有二人，各持兵仗來索飲食。先生旋煮山果以待之。未及軟，其一人就釜中手取而嘗，怒而言曰：此等物以與人食，便欲搗去釜裏。先生初不言，見此二人怒色，兼以惡言激切。先生密謀，乃因事出外，探得所藏之棒，手按大呼云：二人出來，爾等未必近得我。二人出門笑曰：先生住山，養成如此勝心，不如下山為俗人去。二人遂行，望之忽不見。先生方疑是聖賢校勘，悔之而已。此是境上試不過也。

師因衆議不動心，乃云：昔山東有道人，於師父處自言，煉盡無明火也。師云：無明火盡，則心不動，便是好人。他日，師密遣人試之。日暮造門，庵門已閉，其人厲聲以杖大擊其門。先生內應，聲已不順，勉強開門。來人形狀躁暴，先生見之顏色已動。又至堂上，其人不解履，便跳上座，殊無禮貌。先生大怒，探責其人。其人拱手笑云：某非敢如此，師令某來校勘先生不動底心來，今未及試已見矣，不須再勘。其人大慙，無言可對。大抵修行人雖有工夫，豈敢自矜。不覺時便勘脫其時實到，灰心槁形則卻無自誇之念。既自矜誇，便勘脫矣。便直饒到得不動處，向上更有事在。

師因人論居圓守靜事，乃云：昔有道人坐圓有年，一日衆人請出，隨意行止。舊友見而問之曰：師兄向靜處得來底，於鬧處可用，未知師兄得到端的的不

動處也未？其人傲然，良久不言。友人進云：某有試金石可辨真偽，師兄試說汝數年靜處得來底心，看如何也。其人云：靜處有甚麼可說。友人曰：似憊麼則披毛載角，還他口債去也。其人忿然大怒，以至出罵。友人笑曰：此是汝圓中得底也，果試出矣。其人遂怨，終身絕交。此人不曾於境上鍊心，雖靜坐百年，終無是處。但似繫馬而止者，解其繩則奔馳如舊矣。

師常云：修行之人，如大匠斷木，先正心墨，然後於偏邪分外處，漸加斤斧，就正成材，隨宜使用。不得動著心墨，若失了心墨，則無所取法矣。偏邪削盡，心墨端然，自與他相應，可以成就一切器用也。

師有云：修行人常常心上無事，正正當當，每日時時刻刻，體究自己本命元神端的處，明白不昧，與虛空打作一團，如此纔是道人底心也。積日累功，自有靈驗，所以見種種作為，不如休歇，體究自己去。若一向物上用心，因循過日，卻與俗心無異也。

師因衆議住持院門，乃云：修行人住院，須量氣力運動，簡省輕快過日。不可與世俗一般，爭名爭利，卻失了當初本心，卻忘了性命大事因緣，此是正理也。若能於此鍊磨心地，不肯處肯去，苦處當去，得心安穩不動，接待十方，自利利他，安心積行，功行兩全矣。若不鍊心，認物為我，則一向怪貪，習性窄隘，罪過尋俗，誤卻前程矣。師因勸衆住叢林，乃云：丹陽真人有詞云：學道住叢林，校淺量探；擇其善者作知音。如是未能明至理，挈領提拎。凡在叢林，遞相指教，提綱振領，共修無上心地大法門，非小可事。有等無見趣底，不尋知友，不住叢林，又不論心地，南去北來，千山萬水，空費草鞋。只尋便宜自在處，觸著磕著，又早走也。及要快著，自己尋好住處，兼覓因緣，不知甚麼是自己緊切處，不知怎生過日，只圖自在便是了也。殊不知前面有底生死決定到來，看汝著甚支吾。豈可因循過日，虛度時光，當本出家圖箇甚底。惺惺君子，細細思之。

師因作務人有動心者，乃云：修行人外緣雖假，不可不應。應而無我，心體虛空，事來無礙，則虛空不礙萬事，萬事不礙虛空。如天地間，萬象萬物皆自動作，俱無障礙。若心存我相，事來必對，便有觸撥，急過不得，撞著磕著，便動自心，自心既動，平穩不得，雖作苦終日，勞而無功也。居大眾中，及有作務，專防自心，不可易動，常搜己過，莫管他非，乃是功行。事臨頭上，便要承當，諸境萬塵，不逐他去，自心明了，一切莫辨。如此過日，初心不退，自獲功也。

師云：修行人有一分工夫，便生一分勝心，有十分工夫，便生十分勝心。既有勝心，則有我相，我相勝心作大障礙，如何得到心空境滅也。卻要重添庾烈，把自己身心挫在萬物之下，常居人後。自念千萬不如人，然後可以遣卻勝

人底心。心同太虛，則無我也，無我則與道相應矣。

師云：修行之人，靜中境界甚有多般，皆由自己識神所化，因靜而現，誘引心君。豈不聞古人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，心欲遣識，識神尚在，便化形象，神頭鬼面，惑亂心主。若主不動，見如不見，體同虛空，無處住著，自然消散，無境可魔，無物可壞也。昔有道人，心得休歇，一日坐間，忽見惡鬼無數乘空而來，其人安定此心，體若虛空，冥然不辨，拼此一身，任生任死，其魔自散。為有主在，寂然不動，豈有魔魅，亦心未盡，故顯此相，體性湛然，則自泯矣。

或問曰：守圓之人其功如何？答云：昔長春真人在山東時，行至一觀，後有坐圓者，其衆修齋。次有人覆真人，言圓中先生欲與真人語。真人令齋畢相見去。不意問，真人因出外，尋及圓所，以杖大擊其門數聲。圓中先生以為常人，怒而應之，真人便回。齋畢，衆人復請以相見，真人曰：已試過也。此人人我心尚在，未可與語。遂去之。大抵居靜本為性命事大，收拾固濟，涵養為功，遇境不動，乃是驗也。今此擊門之聲是境，應者是心，心若忘我，如同灰滅，撥之有明，亦無火焰，遇境不動，安詳應過，便是心上有工夫也。今聞些子虛聲，便早動心，一切惡境怎生過去。雖居圓中，濟甚麼事。受人供養口債，怎生不還得，卻不如向動用境中，物上事上，專一磨鍊此心去，卻是箇有見趣底人也。

或問曰：修行人有言知覺，又云是病，其旨如何？答云：真知以不知之知，真覺以無覺之覺。元本真靈，蒙昧萬劫，今方省悟，乃名為覺，一切知見，皆從此生。若言有知有覺，又專欲常知常覺，乃是自纏自縛，無病自灸也。若一向不知不覺，卻一向透入別殼也。既悟本宗知覺，皆是用處，當用即用，不可為常也。

師云：修行之人塵心頓歇，俗慮消亡，孤然顯出自己元本真宗，便是從來先天的主人。自承當得，逍遙自在，種種法界，一時透徹。若到此地，才要韜光晦跡，保護涵養，多則功多。若舉意顯揚，則不覺暗損光明矣。

師云：修行之人，性有利鈍。性鈍者不可堅執，宜住叢林，低下存心，與達理明心底人結緣# 2，緣熟自然引領入道，漸次開悟。若自性鈍滯，又無見趣，每日常與同類相從，交結塵俗，塵境緣熟，久必退道。或遭魔境，作地獄見，無人救援，一向沉墮，深可痛哉。

師云：昔有住圓者，聞人說地面，既入圓中要見地面。心存此念，隨念應現，不知是假。耳裏聞底屬聲，眼前見底屬色，心上想底屬妄。便見金童玉女、真仙聖賢現形，白日親見，亦是虛妄境界。妄念所作，便認是地面，更不可破除，模糊一世，著邪著祟。殊不知地面是古人心行到平穩休歇處，故有此名

。如人住處，治平荊棘，掃除瓦礫，其地平整，可以居止，名為地面。修行之人，心地平穩，事不獨動，便是箇不動地面；萬塵染他不得，便是箇清淨地面；露出自己互初法身，分分朗朗承當得底，便是箇圓明地面。凡言地面，亦有邊際去處，若到無地位、無方所，絕名言處，乃所謂玄之又玄也。如此豈可以眼見耳聞心想底，便謂是了。

師云：無為者，天道也。有為者，人道也。無為同天，有為同人。如人擔物，兩頭俱在則停穩，脫卻一頭即偏也。若兩頭俱脫去，和擔子也無，卻到本來處。

師云：昔東堂下遇雨，知事人普請，不擇老幼搬坏。衆皆競應，唯一老仙安坐不出。事畢，大衆圍坐，有言於長春真人者。真人呵之云：坏盡壞直幾何，一人煉心端的到休歇處，如寶珠無份，且量各人心地用事去。大抵教門中以得人為貴也。

師云：昔長春真人堂下，有當廚者，衆皆許其柔和低下，未嘗見動心。真人知之，密令人試。早晨於廚中所用什物移之他處。其人造粥，瀆米及釜，爭求匕杓不得，以至溢出，乃大動心。真人見之，教云：直饒溢盡，只是外物，何消壞心。其人方省，禮謝而已。

或有醫者問云：某行醫道，死者救活百餘人，其果如何？答云：真饒救盡天下人，亦不如救自己生死去。世間福報有盡限，自己修鍊到無生死處，此福無限量。

或有匠人問云：某修大殿，不徵工價，如此誠心，合有何果？答云：不如清淨人默坐一時辰。蓋有為之福有壞，無為之福無壞。

師常示衆云：人生於世，所為所作，無不報應。謂如體道者得道，作福者得福，作孽者得孽，愛人者人愛，惡人者人惡，敬人者人敬，慢人者人慢，低下者人下之，信實者人信之，利人者人利之，害人者人害之，自高者人抑之，欲先則人爭之，自強則人敵之。故云：種蘭得香，種粟得糧，皆報應之理也。若存利心，嬌詐為之，以取人心，則失真矣。

師云：修行之人，大忌說人長短是非，及人問興廢，一切世事非干己者，口不可論，心不可思。但說是非，便是昧了自己。若專鍊心，常搜己過，那得工夫管他家屋底事。但凡為人，須有好處，宜相倣效他，入惡處自當迴避，更莫關心，漸到休歇也。

師云：衆云修行之人，〔休住〕鄉中，便了道也；休住酒肉食，了飛昇也；休用眷屬，便是神仙也。休戀衆人愛底，休愛人都非底。莫非自己，渾是莫認，睡裏得道也休睡。不是好伴休合，無益之言休說。遇事成時# 3 莫喜，遇事壞時莫憂。勝如己者學之，不如己者教之。人虧己者福也，己虧人者禍也。

言過行者虛也，行勝言者實也。有欲情者人事也，無塵心者仙道也。肯低下者高也，肯貧窮者富也。返常合道，順理合人。正道宜行，邪門莫入。通道明德，體用圓成。是謂全真也。

師云：古人學道，心若未通，不遠千里，求師參問，倘若針芥相投，心地明白，更無疑慮，然後或居園堵，或寄林泉，或乞市中，或立宮觀，安心守道，更無變壞，此修真之上士也。有等出家，性又不明，更懶參問，心高好勝，自執己是，詐裝高道，虧功失行，兩下落空。駭人供養，不思己德如何銷受。如此之人，住園也不是，乞食也不是，生死到來，都不中用。蓋不肯於根蒂上下工夫也。直至百年，無有是處。

師云：修行之人收拾自心，如一尊雕木聖像，坐於堂中。雖終日無人亦如此，嬸蓋簇擁亦如此，香花供養亦如此，往來毀謗亦如此。惟比木像通靈通聖，活潑潑地，明道明德，一切事上物上卻不住著也。

師云：道人鍊心如鑄金作雞，形色雖與雞一般，而心常不動，獨立於雞羣。雞雖好鬥，無有敢近傍者。體道之人，心若寒灰，形如槁木，天下之人雖有好爭者，則不能與爭矣。故經云：夫惟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師云：這箇有體用、沒爾我，正正當當底真心，自從亙古未有天地已前稟受得來，不可道有，不可道無。古今聖賢，天下老道人，皆得此然後受用。千經萬論，乃至一大藏經，只是說這些子。上天也由這箇，入地也由這箇，乃至天地萬物、虛空無盡際，亦是這箇消息主宰。會得底不被一切境引將去，不被一切念慮般弄，不被六根瞞過。這箇便是神仙底日用，便是聖賢底行踪，便是前程道子也。

師云：凡住叢林，雲集方來，豈得人人一等，箇箇同條。喻如大山，草木畢備，有不材者，有成材者，有特立者，有依附者，也有靈苗瑞草，也有荒榛荊棘。種種不同，隨性任運，自有次第。山體巍然，元無揀擇，一一含攝。流水積石，茂林豐草，獸走禽鳴，盡是神通妙用。彼各相資，如蓬在麻，不扶自直，天長地久，各得成就。若欲截長續短，變青作黃，豈謂各不得安，抑亦失其本性也。

師云：往昔在山東住持，終日杜門不接人事，十有餘年，以靜為心，全無功行，向沒人處獨坐，無人觸著，不遇境，不遇物，此心如何見得成壞，便是空過時光。若天不利物，則四時不行，地不利物，則萬物不生。不能自利利他，有何功德。故長春真人云：動則安人利物，蓋與天地之道相合也。

師云：修行之人，若玄關不通，心地不明，忙忙業識，不能無為者，蓋為無福德故也。乃當於有為處，教門中隨分用力，立功立事，接，待方來，低下存心，恭敬師友，常行方便，屏去私邪，久久緣熟，日進一日，自有透得處。

不勝兩頭空擔，不能無為，不能有為，因循度日，無功無行。穩處著腳，甜處著口，閑管世事，闌處出頭，恣縱身心，不懼神明，打籌有日。豈不聞長春真人云：心地下功全拋世事，教門用力大起塵勞。又無心地工夫，又不教門用力，因循過日，請自思之，是何人也。

師云：因緣有數，非由人力。必順自然，安以待命，內功外行，全在自心。自能著力，自己有功。行與不行，各各自得。教門不開，須當隱伏，心與天通。教門既開，外功亦應，合天應·人。功不厭多，行不厭廣。但在此心堅固，乃可成就耳。

師云：道無不在，頭頭皆是，色色俱真。惟在自己臨時驅用，更別有甚麼。爭奈人心塵緣障重，不解根源，摘葉尋枝，隨彼逐浪，回機者少。縱有鑽研，不求真實，扭捏做造，見神見鬼，頭上安頭，顛回到顛。不自知覺幻身有限，光景難留，一息不來，若之何也。

師云：凡日用者，心無雜念，意不外游，放而不逸，制而不拘，明心識法，去智離空，十二時中，念念現前。若滯現前，亦非其理，若離現前，無有是處。會動靜，知去來，般般放下，無挂無礙，便是箇逍遙自在底人也。但說皆非，自當消息。

師云：天地者，萬物之父母也。天無不蓋，地無不載。豈分別這箇好，那箇惡，一般蓋載，一般臨照。故凡在上者，乃是天命教在上。當似天一般蓋覆，安養存恤一切在下底人，不可分我尊爾卑。凡在人之下者，亦是天命分定在下，當似地一般承奉於天，敬仰從聽在上人者，不敢絲毫息慢。既在天地之間，必須合天地之道也。不然則分外妄作，有凶禍刑罰也。

師云：修行人本宗上無虧，行業上用意，物境上速過去，人事裏不住著。私邪念不起，纖毫不立，微塵不染，晃朗虛明，不著空，不著有，不執法相，不執我見。兼衆人之光明，久久相資，融通表裏，便是聖賢地位。更有甚可疑也。

師云：修行之人，行藏任分，取捨隨宜，低下為心，中正為則。審動靜之源，節視聽之用。萬緣齊斷，一志真常，永劫綿綿，乃無變壞也。

師云：道人日用，體天法地，常清常靜，明而不昧，濟物利生。雖混於萬塵諸境之間，真源湛寂，無有間斷。自得出離生死結縛，此是一段大事因緣。奈何不悟之人，中無主宰，欲情攻於內，根塵誘於外，不得自由。四生從此輪迴，六道因茲而走作，換卻頭皮，難同今日也。

師云：夫為道者，抱樸含淳，潛通默運，除情去欲，損損存存，於物無私，作事明白，曲己從人，修仁蘊德。絲毫之過必除，細微之功必積，是非俱泯，心法兩忘，向上之機自然達矣。

師云：修行之人，當本出家，為此性命事大。歲久不覺，為物所移，卻學口頭仗倆，百種所能，只是為奴作婢之事。何以知之？但凡仗藝，必欲人前呈，似此不是為人所役也。豈是清淨無為主人之事。所以道智者，不為智者所用，而愚者用之。巧者不為巧者所使，而拙者使之。謂如辯者說之，默者聽之，仔細詳之，孰忙孰閑。凡欲修行，心地明白，而守愚拙，則天下之智巧皆為之使用矣。

師云：向上師真所傳要妙，行事之際密符天意，豈可執一端便為道哉。以跡觀之，古人用處各各不同，妙本靈源，未嘗有異。喻如人心之用，在目為見，在耳為聞，在口為言，在心為思，在手為拈，在足為行，所用不同，心體無別。況今師真密旨，所謂教外別傳，言思路絕，悟者自得，乃是真師密傳之妙也。

師云：吾道密傳，不可以有心求，不可以無心得，以不知而知，以無得而得。世之惑者，以服色求道，以言說求道，以威儀求道，以法相求道，俱不得其大全。殊不知無踪跡，以跡求之，非道也。復究此跡自何而來，知其所從來，則有非聲色，非做造，非威儀，非法相者存於中。蓋不可知知識識也。只是這箇本分圓成，真真實實，合天地，合聖賢，合鬼神，合萬物，如此一大事因緣，豈容塵垢聲聞蹤跡而能見之哉。丹陽真人云：真樂真閑無議論，至微至妙絕商量。沒商量處，卻近也。

師云：出家人久居叢林，朝夕訓誨，朝夕磨煉，尚且乖疏，因循不進，道心漸減，塵事日增，放蕩猖狂，不能虛靜。況在俗中孤行獨立，塵情荏苒，愛境牽纏，障道因緣，頭頭皆是，不自知覺。雖遇聖賢，不能勸化，百端扭捏，誑惑閭閻，迤邐沉淪，福銷業長，漸漬深重。若肯回頭，猶能救得。合塵背道，無可奈何，地獄不遠矣。

師云：學道之人不厭參問，如人行路，勤問則不迷。人問小技，無師則不得。況茲大道，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初機不遇，憑何了幹。苦中之大，莫過生死，不親至人，如何免得。故有云：古人學道非草草，侍奉真師直到老。若不知下手去處，又不親近達人，雖有志行持，千差萬錯矣。

師云：自來學道之人，只許苦己利他，暗積功行。若復縱心非理行事，不惟有辱教門，抑亦自招殃咎。為身為口不清不儉，與俗無異。如此受用十方汗血之物，未是便宜，樂中受了，苦裏還他，生死到頭，更無支吾。既居門下，何不鍊心。

或問曰：學道之人，終夜不寐，其旨何如？答云：學人不寐，本以鍊心為事，若不收心，濟甚麼事。至如賭博弈棋，織紡羅磨之人，夜夜不睡，則盡是得道底人也？此等人十二時中，利心誘引，只是貪財，擾擾心靈，如蚊虻嘔膚

，故不得眠。修行人不同於此，睡是一欲，若不換過，滋長邪妄，暗昧不通，蓋屬陰界。如人防盜，端然坐待，其盜自退。專以煉心，恐致流蕩。謂此一心本無定體，在陽則明，在陰則暗，熟境不存，無為清淨，性珠明了，此所以晝夜不寐也。

或問曰：學道之人，甘受貧寒，其理安在？答云：若但認貧苦饑寒為是，則街頭貧子艱難之人，盡是神仙也。蓋修行人以道德為心，以清淨為念，削除詐偽，貪求妄作，一時遣盡，忘形忘我，身外之物，未嘗用心。故有云：遮皮蓋肉衣，更選甚好弱，填腸塞肚飯，更擇甚精粗。唯救生死，鍊心為事，故不念形骸之苦也。

或問曰：未來罪福還有也無？答云：未來且莫論，據見在言之。汝發一善心，欲於聖師前焚香設拜，以手拈香，其心發願云：願家眷平安，增福添壽。此不是作善底心，便望得福，雖得福亦不知。蓋修善者明修而暗報，故未嘗有知者。若汝發一惡念，持刀殺人，才舉此心，便承當償命。此必不可於分明至公處作得，伺其暗昧不測中造下，不久敗露，便與償命。此不是望罪得罪，此罪明知。蓋作惡者，暗作而明報。此則現在人為，必然分明之事。況天伺察，人所不知者，何方逃之，不可不戒。

或問曰：天堂地獄從來有說，還真實否？答云：天堂者陽界，主善主福。地獄者陰界，主惡主禍。古人立教，天堂地獄，出自人心，心行所為，冥然相應。謂如常清常靜，利益一切，諸善奉行，明白不昧，便屬陽界。種種諸惡，坑陷不平，旁生邪道，便屬無明黑暗，逐旋增長，滓穢塵垢，皆屬黑簿，人神不容，心君懊惱，衆苦交煎，無人救援，便是地獄。古人云：心清意靜，天堂之路，心荒意亂，地獄之門。喻如有一山路，聞人傳說有殺人賊，邀截行路，往往害人。若心信從，退步不行，後必無害。若心不信，酩酊前行，及至山中，無事則已，若實有賊，即落姦，便悔之何及。地獄之說，亦如此義。大抵為惡不如作善，善雖無報，有何罪過，惡道強行，凶禍及矣。目前明白，尚無改悔，何況幽冥，豈得預知。

或問曰：有云向上一事，人人具足，更鍛煉作什麼？答云：凡心未煉，喻如石礦中有白金，未經鍛煉，只是頑石。置之大冶洪鑪，鍊去滓穢，分出真物，既以成金，不復為礦。修行人亦復如此。將從來蒙昧染著之心，便同頑礦。以志節為大冷，以慧照為工匠，殷勤鍛煉，一毫不存，煉出自己本初無礙底真心。既已成真，不復為假，當自保護，堅固收藏，自得受用。此便是亘古圓明底無份寶珠也。

或問曰：若到清靜無為處，是徹也未？答云：此以體言，似是而非也。至於端的處，則不可言，不可思，不可以知知，不可以識識，妙絕名言，方始相

應。不即動靜，不離動靜，豈可以無為清淨而定之哉。

或問曰：昔聞丹陽師父以悟死而了道速，其旨如何？答云：修行人當觀此身如一死囚，牽挽入市，步步近死，以死為念，事事割棄，雖有聲色，境物紛華，周匝圍繞，目無所見，耳無所聞，念念盡忘，此身亦捨，何況其他。以此鍊心，故見功疾，死中得活，不生不死。學道初機，救護生死，當作是念。人生頃刻，一息不來便是死地，緊切用心，勤修精進，遣盡凡心，自利利他，遞相救拔，不可因循也。

或問曰：心無染著，放曠任緣，合道也未？答云：起心無著，便是有著，有心無染，亦著無染。才欲靜定，已墮意根，縱任依他，亦成邪見。無染無著，等是醫藥，無病藥除，病去藥存，終成藥病。言思路絕，方始到家，罷問程途矣。

師云：道無言說，惟指善惡。善則成就無上出世因緣，有天堂無地獄。惡則墮落無邊苦趣，有地獄無天堂。分此二途，蓋因迷悟。悟則剎那成聖，迷則永劫沉淪。幸得人身，寧不思之。

師云：凡聖同途，只因明昧。明之則為聖，昧之則為凡。凡人之心，不肯剖情去執，棄妄除邪，逐境遷流，隨情宛轉，取一時之樂，積萬劫之殃，不省不思，莫悟莫覺者也。

師云：修行人先要明自己本分事，次要通教化。若本宗不通，如人無目，不分道路，舉足差訛。若教化不明，如人有目而坐黑暗中，則有偏執我見。須要俱通，方得圓應。若俱不通，如大暗中坐而又無目，何時得出也。

或問曰：道家常論金丹，如何即是？答云：本來真性是也。以其快利剛明，變化融液，故曰金。曾經鍛煉，圓成具足，萬劫不壞，故名丹。體若虛空，表裏瑩徹，一毫不掛，一塵不染，輝輝晃晃，昭一應無方。故祖師云：本來真性號金丹，四假為爐煉作團，不染不思除妄想，自然一表出赴仙壇。世之人有言金丹，以有形象處作造，及關情欲，此地獄之見，乃淫邪之所為，見乖人道，入旁生之趣矣。

師云：學道之人，於萬事不干處，諸塵不染處，與天地相通處，向這裏體究徹，則先天而天弗違，後天而奉天時。天且弗違，而況於人乎，況於鬼神乎。

或問曰：如何是玄妙？答云：誰教汝作此問。其人拱手云：弟子自出意來。答云：憊麼則汝自會也。其人笑而稽首。或問曰：已往者不追，未來者不預，現在當如何？答云：滅動不滅照，更要會得這箇滅動底是誰。得則權柄在手，滅也由汝，不滅也由汝。

或問曰：未來過去心則不問，如何是現在心？師正視云：此不是現在。復

低頭云：此不是現在。反問云：汝會得也未？其人笑云：不會得。師復云：大開著眼，一箇現在也不會，更說甚過去未來。

或問曰：如何是禍福？答云：積木成林，積石成山，積水成海，積善成福，積惡成禍。禍福之源，本自一心，積之方成，可不慎之。

或問曰：如何是善惡？答云：一切好心皆為善，一切不平心皆為惡。人不知之善為大善，人不知之惡為大惡。善惡都不思處，別有向上事在。

或問曰：道人亦有病，常人亦有病，如何是別處？答云：昔者丹陽師有疾，醫者不能診其脈；壺丘子端坐，而相者不能得其真，何也？心不在物，則造化不能移，性不離宗，則鬼神莫能測。況醫卜之凡乎。此與常人之異也。

師云：修行人正眼不開，圓機不發，但向別人蹤跡上尋覓，言句上裁度，終無是處。喻如無眼人，雖聞人說日月之光，終不自見，只是想像。蓋不曾向自己心上下工夫也。

或問曰：動靜境中，如何即是？答云：自心清靜，雖在稠人鬧市，冗攘之間，不干己事，從他擾擾，卻同靜室中百無所有。若在圓堵靜室，無人鄉裏，一似十字街頭，對聖對真，不敢起絲毫妄念。如此則在動境裏也不礙，靜境內也不礙。更有甚分外惑人之事。

或問曰：既言和光同塵，卻道不著事，如何？答云：天是天，地是地，山是山，水是水，物是物，我是我，雖與混同，如何相著得。

或問曰：萬形萬狀，各各不同，怎生一體同觀得？答云：天是道，地是道，萬物皆是道。彼亦是道，此亦是道，形象雖殊，道無不在，如何不同得。

或問曰：人皆取樂，道人就苦，何也？答云：世之人不知真樂，以心肯處為樂，被欲心引在苦處，便認苦為樂。每日用心計度，專求世樂，不得則憂苦膠擾心靈，永無自在，是謂大苦。學道之人，不求其樂，心存於道，遇苦不苦，無苦則常樂，心得自在。凡有樂則有苦，無樂則無苦，心無苦樂，所謂真樂也。

或問曰：如何得出罪福因果？答云：罪福因果屬陰陽之殼，若汝出得陰陽之殼，則自然無罪福因果也。如何是陰陽殼？但凡心上起一毫頭許私邪利欲惡心，便屬陰殼；有一毫頭許善念，便屬陽殼。在陰則有惡報，在陽則有善報。若曾鍊心體如虛空，亦無善亦無惡，無絲毫掛礙處作主得，則禍福著他不得，因果挽他不著，便是箇出陰陽殼底人也。在家之人，未曾有一善念在心，十二時中，只是圖財利，汝死我活，坑人陷人，一片無明黑暗業心，只墮在陰陽殼內。陽道上也去不得，怎生出得陰陽殼。便待要無罪福，無因果，不亦難乎。汝自造下，怎生避得。所以低頭合眼，教他閻老理會去也。

或問曰：未來托生之事，端的如何？答云：人生一世，隨情自造成箇來世

底模子。作善底造下箇善模子，作惡底造下箇惡模子。以至盡此報身一性離卻這箇殼子，如故鐵鎔成金汁，被造物者傾在自造底模子內，或為人，或為旁生，自作自受去也。造物者豈有心教汝為旁生，豈有心教汝為六道？是汝一生自造底殼子，落在其中逃避不得。先有此性，便作此物。謂如狠毒者為蛇，怪吝者為犬，淫殺者為豕，貪暴者為狼，大槩皆此類。天地之間，萬形萬狀，不可窮盡，皆自作自受。故古人云：同於金石，化為金石，同於水火，化為水火。其信言也。頃刻間一失人身，萬劫不復，曷不思之。

或問曰：某今老邁，不能多學，乞師向無上極玄極妙處說一句。答云：把汝這箇求無上極玄極妙底去了，則便是也。

或問曰：天下立教，各說異端，自是非他，邪正未知誰是？答云：此有兩端，有修煉者，有應世者。修煉此心如天地一般清靜，日月一般明白，四時一般運化，能應其事，法歸其根，更莫問向上如何，此便是正道之作用也，惟修煉者能之。若口頭念誦得，如法身上裝束得，作相一箇箇堪看，使人人見喜，此是教門中應世底枝梢花葉，干甚修煉事，干甚正道事。此是權時使用，況兼心上爭人爭我，爭財爭利，與俗人一般，怎生道得我是正教也。明目者識之。

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竟

1 顛：原為『頭』，據文義改。

2 緣：原為『緣』，據文義改。

3 時：原誤作『是』。